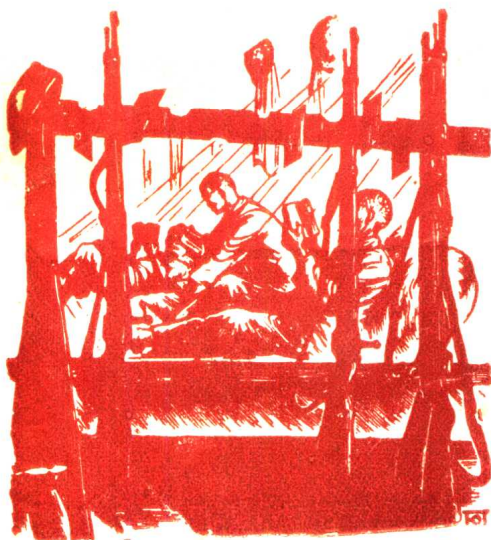


學習叢書

2

一、二、九

劃時代的青年史詩



學習出版社

學習叢書之二

一九二九

劃時代的青年史詩

出版者

學習出版社

經售者

全國各大書店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再版

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，他們已經粗暴了，或者將要粗暴了，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，因為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，是在人間活着。

目次

- 一二九運動的回顧與前瞻……………一
- 一二九運動小史……………三四
- 一二九請願示威速寫……………六十
- 附錄二則……………七八
- 歷史可資借鏡……………八三

一二九運動的回顧與前瞻

轟轟烈烈的「一二·九」「一二·一六」學生抗日救國運動，今天是整整十年了。

想起一二九，令人戰慄，這真是值得紀念的日子！但是這個戰慄漸漸被抗戰勝利的狂喜所掩蓋了！甚至可以說被忘却了！這是不應該的事情！這個運動雖然還未成殭戶，却已經有人把它當化石看了，這是錯誤！假若你在冷靜的瞬間，平下心去仔細思索一下，便會曉得一二九對於民族解放戰爭的贈與是何等偉大，而且它對於最近十年來中國青年思想變動會做過怎樣的橋樑！

1

一二九運動是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，正如一七八九年五月法國的網球場會議一樣，掀起了民主革命的狂潮；正如一八四八年三月德國市民大會一樣，展開了民族解放運動；正如一八七三—一八七五年俄國的民粹派運動一樣，以可泣可歌的熱情，奮不顧身地與黑暗勢力搏鬥。它不僅加速了這個偉大抗戰的爆發，還支持了它

直到最後的勝利。今天，在青年運動由抗日的轉入民主的階段的時候，重來評價一二九運動，是有着重大的意義。我們要發揚它的堅苦卓絕的戰鬥精神，接受它的經驗與教訓，檢討它的成果與缺點，並由此指出今後青年民主運動所應走的方向。

一二九運動以前的政治形勢

現在對於一二九運動以前的華北情勢，先作一簡要的追述。

自從九一八以來，南京政府死抱着不抵抗主義的國策，對日寇進行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秘密外交：「塘沽協定」，「何梅協定」，「察東談判」……這助長了日本法西斯強盜在華北得寸進尺的野心，遂在他們的策動之下，自一九三五年起，親日派漢奸們公然施展了賣國的陰謀，「華北防共自治運動」，像一陣濃厚的陰霾，籠罩着半壁錦繡的山河。而這一齣傀儡戲的主角們是殷汝耕，宋哲元，蕭振瀛，秦德純……等；導演的便是編製過「瀋陽事變」的敵酋土肥原。

在編導這齣戲之前，敵偽們捏造了些宣傳工作，穿插了些花樣，預先展開了心理戰的攻勢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，據報告說有四個日本人，其中有個軍官，因無護照而被

察哈爾地方當局扣留了廿四小時，日方大怒，提出抗議，要求「圓滿」答覆：（一）懲辦應對此事件負責之中國人員（撤免一三二師軍法處長與參謀長）；（二）以互相諒解精神，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之事件。爲加強這種「諒解」，日軍急調了四萬精兵，駐屯察滿（即僑滿州國）邊境，而日本飛機由是任意地盤旋於華北各城市的天空。

六月十五日，日軍重要將領於天津開會，會後宣稱「日本政策是和平的，而今後行動將以中國當局對日之要求有無誠意爲斷。」在此威嚇之下，河北省政府與省黨部卽南移到保定，而五一軍與中央憲兵團亦調出省區之外。

六月十日，日使館武官曾聲明中國當局已應允日本之要求而「恢復了和平」。次日，關東軍司令土肥原抵津，表示日本一切要求均係根據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條約，意在「和平墾」處理一切，惟「准許華軍駐紮河北省之數目仍未確定」云云。

九月間，土匪劫奪北寧快車，傷斃四位乘客，其中有個高麗人，此事發生於禁止中國駐兵的「非戰地帶」；然而，日本立刻向北寧鐵路局提出五項要求：（一）以防護運輸不過，應向日方道歉，（二）懲辦各負責員工，（三）保證將來絕對安全，（四）撫卹傷者，（五）賠償損失。

九月初，外交部長汪精衛在南京，宣佈取消「北平政務委員會」，他說因為現勢已轉入正常狀態，可以「循正常之途徑進行」了。

同時喧囂已久的「經濟提攜」又唱了起來，正值英國洛斯爵士(Leith-Ross)訪問東京之後到達上海的時候，日本經濟訪問團亦到華北各省「考察」，而且聲稱這一切企圖均在「中日聯合」主權之下推進。

九月廿五日，日華北駐屯軍司令長官表示「華北一旦發生「自治運動」，日本願意援助。」

至此，先前所耍的那一套把戲，方才露出馬腳來。顯然露得太快了，東京日外相曾一度否認。可是過了一週，一家日本報紙又披露了一個消息，說日軍部行將「採取適當手段，以應日本在華北合理之發展，以解放遠東被壓迫的人民，給予彼等和平與工作。」

再過兩週，日軍首腦們又於大連開軍事會議，以「完全之諒解與和諧」閉幕，擬定了推進「大規模中日提攜」方案。「先將華北變為提攜之模範，而後擴展至各地。」隨即「邀請」中國政府「根絕」華北一切糾紛，否則日軍將主張令華北擺脫南京之控制。「日本唯在此一條件下，方與南京進行交涉，即彼應放棄一面提攜一

面抵抗之雙重外交也。」

在這一番開場白之後，「自治」的傀儡戲才始上演。

第一幕是「香河事變」，十月廿二日，正值日駐屯軍沿北寧，津浦兩鐵路舉行每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會操之際，居然有一批「農民」襲擊香河縣城，且在一日的包圍之後把它攻佔了。據日方傳出的消息，起初說是由於縣長新增了一種田稅，隨後又說由於一個豪紳的「奸謀」，傳聞他是某一位大名鼎鼎的土匪頭的結拜兄弟。日本憲兵即刻由北平出動到肇事地點，他們的籍口是該區在「非戰地帶」之內，不准華軍駐留，而且「農民倘無暴動，中國不必派遣特別的警察去。」他們可代為「鎮壓」。未幾，他們才吐出真話，說這批人都是和華北各省自治運動的祕密團體有聯系。此事拖延下去，這幫地痞土棍繼續盤踞縣城，而中日雙方均「默然」處之，都沒有什麼官方的表示。過幾天，日方却不默然了，宣稱這些農民都是「自治」的「先驅」。

十月底，日軍又要求河北省主席商震和平津兩市長「肅清」華北一切抗日活動：接着，日本的軍憲就在平津直接動手捉拿一切抗日嫌疑份子。

這時。國民黨的中全會剛剛開幕，還在「交換意見」「進行談判」，雖聞外交部長被黨國的元老們攻擊得體無完膚，可是不久他仍在南京悠悠地唱着雙簧，講什

麼要讓侵略者殺，殺，殺，殺到不忍心時，自會放下屠刀來。

十一月二日，軍分會主任何應欽宣佈接受日方的要求，下令解散天津市商會並緝捕商會會長和若干有關人員。在北平，警察為搜捕抗日嫌疑份子，連自己的警察局都檢舉了一次。

過兩天，北平市長袁良辭職，據說他的辭職，是因為談話不慎，惹起日人的「不滿」。

第二天，報紙上發表南京發行新鈔票，明令將所有現銀存款集中於中央銀行，以維持新幣制。但在中外一致贊同聲中，只有一個例外，那就是日本銀行拒絕交出白銀存款，藉口是南京事先未與日方「諮商」，不得不這樣「責難」一番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天津日本報紙發表「華北民衆自治促進會」成立，其目的在「促進中日提攜，反對一黨獨裁，並依據人民願望，勵行黨，魯，晉，察，綏五省自治」。同時在日本軍事訪問團訪問濟南和太原之後，日方報紙傳出了幾段消息：「華北人民之渴求經濟獨立，係由南京失策所致，南京現若以武力代替誠意，則東亞和平即將破壞。」

「任何中國人倘欲以武力防範自治運動，必將觸犯關東軍的兵力。」

「華北有強大的自治的潮流；如果發展下去，日本將處以友善而不干涉。」

「自治潮流日益奔放，若企圖阻止，則能泛濫而注成一潭潮澤。」

「我實不知所謂華北陰謀究指何意，這似乎是一種純粹中國內部的事體，日本對此無意過問，除非日本的權益遭受威脅。」

於此可見日本是有計劃地在偽造中國的民意。假着「自治」的名義，要不損一兵不費一彈地奪取華北。然而，最可恨的是漢奸們跟他一唱一隨，追波逐浪！當時天津市長程克等也聯名通電中央，公然狂吠什麼「恐非俯順輿情，無以挽狂瀾於既倒。」

後來，這五省防共自治運動因排練不過，沒有公演。而漢奸陣營中的急先鋒殷汝耕，搶先於十一月廿四日掛起「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」的牌子。第二天「冀東號」飛機就翱翔於平津的天空散發「慶祝自治」的傳單。這「自治國」的「京都」奠於通州，離北平東面約一百五十里，而它的「領土」包括非戰「地帶」十八縣和附近七縣之外，還包括了香河縣，擁有一百四十萬「庶民」。殷逆原是中央特派行政視察專員，如今搖身一變，現出原形，投在日人的懷抱里去做土皇帝。這是精彩的第二幕。

同日在天津，一大批「自治運動者」遊街示威，坐着汽車散發傳單，反對南京政府，反對白銀政策。……過了幾天，有七八百武裝的什麼「中國人民聯合自衛團」，佩着「敢死隊」的徽號，襲擊市政廳。天津市民委實在看不過去了，乃羣起而攻之，這批「敢死隊」方才倉卒棄甲竄逃。

至此，平津的「自治運動」方才掩旗息鼓，原來是它的幕後牽線人彼此爭風吃醋，華北駐屯軍認為關東軍鬧得太顯眼，不肯給「自治的示威者」捧場了。

般逆粉墨登場之後，全國一致聲討，南京政府懼於民意，曾下了一紙通緝令，可是同時仍在進行「談判」，又派何應欽北上，設立行政院北平分院，委何爲主任，並發表委宋哲元爲冀察綏靖主任。

對於這些措施，日方即刻表示不滿，有一個日武官說「這無異於火上加油，中日關係需要重新調整了。」同時聲稱任何有礙「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」的軍事行動，均將違反「塘沽休戰協定」於是，何氏飛返南京。般逆自然逍遙法外，高枕無憂了。這時，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僑胞要求保衛領土，維護主權，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的通電和宣言，又像瀋陽事變之後一樣，天天在電波中激蕩，在口頭上傳誦，而號召全國對外應有「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悟」的電文也在觸動着每個人的心弦。

人民的憤怒在增長着，青年的熱血在沸騰着。而南京却還在「容忍」，認為「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

這時文化城里，人心惶惶，謠言紛紛，傳說宋哲元受漢奸陳覺生，蕭振瀛等的慫恿，暗暗地也在與日方「談判」，之後，宋電京「請示」。據日方傳出的消息說電文的內容是說自治運動勢已無法制止，請中央「俯順民情」。據中國方面傳出的說倘日方再加壓迫，應如何應付，可是日軍代言人的談話却說得明白：「我們有時向中國人表示過一點意見，而自治計劃是中國人，官民雙方，自擬的。」他還否認日本將派顧問參加新的政治機構！

原來宋哲元的這一通電報不過是一種煙幕彈，好給第二步行動鋪一條路而已，那就是要冀察兩省獨立！這時南京又派何應欽啣命北上。何氏抵平後，對於日宋兩方如何商談，一般人不大曉得。但從下列的幾段事實可以尋出線索來。

天津大公報在社論上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完整，而被查禁；

北平故宮的古物開始南運；清華大學要遷長沙，東北大學要搬太原；

胡適和一些學界名流訪謁宋哲元，勸他擁護中央；

日使館邀北大校長蔣夢麟談話，在日軍營中留了整整三小時，方才辭退；

日本飛機天天在故都的天空轉來轉去；

教育界準備上「最後的一課」。

到了十二月七日，全城紛傳事態業已「和解」，南京亦已「批准」，要成立「新」的政治機構，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，「遴選」宋哲元任委員長，定十二月十六日成立。一羣落魄的安福系的軍閥官僚們都「榮任」委員，所差的僅是殷汝耕「落選」，和日本顧問沒有「敦聘」。當局十分「慶慰」，因為這一面既能「滿足」日方的要求，另一面又能「保持」中國主權在華北在某種程度上的「完整」。

青年們看得很明白：親日派漢奸們倘不便整批地拍賣中華民族，他們不妨零星地把它平價出售。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的設立，不過是表面上想用巧妙的手法遮掩人民的耳目，而實質上，冀察兩省又做了「睦鄰」的禮物。

大家一定會發問，敵人節節進攻，而我們的政府為什麼步步退讓？原因很簡單：

在北伐成功之後，人民大眾幫助資產者爬上了政權，資產者就立即結束了革命，轉到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。全國團結的局面破裂了。執政者做着武力統一的獨裁夢，提倡尊孔讀經，讚揚法西斯思想，定出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國

策。

在這樣的名義下，他們就傾全力用「軍事圍剿」與「文化圍剿」來進行「安內」——「剿共」了！但是抗戰與內戰是不得雙管齊下的。因此，對敵人不得不事事妥協，一讓再讓，可是對「異己」的同胞們則一剿再剿！這是魯迅所斥為「寧贈友邦，勿與家奴」的心肝。敵人是摸着他們的心機，就掛着防共的幌子來跟他們「提攜」，實際上是打着「以華滅華」的算盤。順筆指明，日本的「防共」是一箭雙鵰的，一隻手拉着中國「反蘇」，另一隻手撐着中國「剿共」。

在這樣的國策下，對於國計民生有了多麼嚴重的影響，請看看上海九十三同業公會的宣言：

「吾工商業自經九一八暨一二八之變，衰敗之勢，日甚一日，兵火浩劫，既斷傷其元氣，經濟侵略，復斬絕其生機，侵蝕海外市場之不足，則益以強佔國內市場，輸入商品之不足，則益以就地設廠製造，網張六面，誅求千端，以吾工商業基礎之薄弱，上乏國力之保護，外有強敵之環攻。敗亡之咎，敢謂不在本身？歷史上後進國產業之發達，未有不恃國權之扶掖者，吾人當痛定思痛之餘，深知非鞏固國權，萬不足以言商業之復興，而積四年餘國難之經驗，隱忍決無幸理，是非既具見

事實，救亡寧復有他途！……」

政府可以「容忍」，做官發財的可以「容忍」，但是有良心的中國人民却不能再「容忍」，以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學生青年們却不能再「容忍」！在每一個人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北平的學生們像醒獅一樣怒吼起來，把九一八以來鬱積在心頭的仇恨和憤懣發洩出來！

同時應該指出，當時國際上的情形，有些也給青年學生們一種認識與啓示。

最可促使我們警醒的榜樣是阿比西尼亞。這個僅有一千二百萬居民的小國家，無論在土地，人口，資源，軍隊，文化那一方面都比我們弱小，比我們落後，可是竟能跟勢力與日寇相伯仲的意大利抗戰了幾個月，不斷擊敗意軍，保持着民族的獨立與尊嚴。這說明如有全民的團結，必可抗禦強暴。這個事實使學生們想起平時偷偷摸摸讀過的一些社會科學理論，說什麼「弱小民族解放戰爭一定會勝利」的道理。以後在西班牙內戰中，西班牙的青年與人民爲祖國的解放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。這不單給我們莫大的激勵，抑且使我們痛恨德意法西斯的無恥與野蠻。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，更給我們極大的興奮與欽羨。看到蘇聯男女青年們，平等地過着自由，快樂，幸福的生活，欣欣向榮地努力於新世界的創造，使我們感覺到只

有實現民主，這個古老的國家才能真正地「復興」！

再看到國內黃河水災，陝西旱災，有數不清的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熬煎。再看到一、二、八之戰，日本自誇六小時可以佔領上海；結果不得不三易主帥，還不得逞；喜峯口之役，敵兵雖然強大精銳，還要屢遭挫折。可見以中國士兵之奮勇，民衆之堅苦，軍民合作起來必能給打擊者以打擊。

這種種因素，天災人禍，內憂外患，養成了無數覺醒的學生青年們抗日救亡的心理。而且在那時形勢下，民族意識的覺醒程度已經普遍地提高了。大家逐漸識悟到唯有「停止內戰，團結對外」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，才是「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」。是在這樣「可怕的冷靜」的時候，在我們民族最黑暗的時候，北平的學生們站起來，用行動來代表反抗了。

在十二月三日，北平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通過了「發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，並反對任何脫離中央或類似之華北自治組織」，及「聯絡平市各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願」兩議案。同時北大學生會發表宣言，有同樣的表示；而清華大學召開了全體大會，也通過了「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，偽自治」並發動全校及北平各校學生作請願遊行，向中央遣派來平負有特殊政治使命的何應欽，陳述